

國學初階

漢書藝文志問會

葉長青◎著
彭丹華◎點校

華東師範

國學初階

會問文藝書漢

葉長青◎著
彭丹華◎點校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書藝文志問答 / 葉長青著. — 上海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 4

國學初階

ISBN 978-7-5675-3321-9

I. ①漢… II. ①葉… III. ①古籍 圖書目錄 中國西漢時代②《漢書藝文志》 問題解答 IV.

①Z812.34-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2015)第070656號

國學初階

漢書藝文志問答

著 者 葉長青
點 校 者 彭丹華
特約編輯 黃曙輝
項目編輯 龐 堅
封面題字 陳三立
裝幀設計 盧曉紅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 郵購 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蘇州工業園區美柯樂製版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1092 32開
印 張 8.25
字 數 189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
書 號 ISBN 978-7-5675-3321-9/K·431
定 價 29.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整理弁言

一

《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是中國最早的文獻目錄,以其辨明學術源流歷來為治學者所重視,章學誠《校讎通義》稱“《漢志》最重學術源流”,姚振宗《七略別錄佚文》稱《七略》與《漢志》“自黃虞以迄先漢,學術流別,胥在於是”。自東漢至清朝的二千餘年,學者對《漢志》的探究從未間斷。前人既奉《漢志》為經典,僅闡發劉向父子及班固本意,補其闕遺,不敢妄加揣測。及至民國,新學與舊學並出,主張新學者往往自《漢志》為立說找依據,主張舊學者則承前人研究方法而有所創建。學校授課也多有講授《漢志》,部分著作就是在講義的基礎上形成的。相對前人比較零散的研究而言,民國時期的《漢志》研究以時間短、論著多,一時形成高潮,著名者有梁啟超、孫德謙、彭明輝、顧實、沈颺民、張驥、陳朝爵、李笠、許本裕、張舜徽等十數家。在新舊學論爭的時期,《漢志》受到特別的重視,尤其可見其對於學術正本清源的意義。而無錫國專教授葉長青所著《漢書藝文志問答》(以下簡稱《問答》),以傳統治學精神為取向,借問答之體探究學術源流,對前人誤解有所質正,時有創見,在諸多相關研究論著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

二

葉長青,名俊生,字長青,又字長清,號長卿,以字行。室

號無盡藏室、松柏長青館。福建閩縣人。

今人多稱葉長青生於一九〇二年，卒於一九四二或一九四八年，頗多可議之處。《國學專刊》第一卷第一期載其《先君子行述》，自稱其父卒於丙午年（一九零六）十一月。又《國學專刊》第五卷第四期載其《天心鶴聞圖記》，稱其父卒時年方九歲。又葉長青《閩方言考·自序》署款“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時年二十有四”，《文字學名詞詮釋·自序》署款“中華民國十三年元旦……年二十有六”。綜合四說，葉長青當生於一八九九年。美國西來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the West Library）葉長青《文史通義注》一書作者一項著錄為：“葉長青，1898 or 9—；Ye, Changqing, 1898 or 9—。”不知何據，然亦可引為旁證。葉長青卒年尤其不確定，按其一九四四年尚在莆田縣任縣長，又唐文治丙戌年（一九四六）作《泰興丁君素堂曾子學序》稱“不數年，葉君歸道山”，則葉長青當卒於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間。

福建省立第一中學及廈門大學教育系畢業後，葉長青又以通訊研究方式就讀北京大學研究所研究生。一九二三年擔任廈門大學教員。一九二六年春，由時任金陵大學國文系主任陳鐘凡推薦，就任金陵大學教授。一九三零年八月，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主講韻文、《文心雕龍》、《詩品》。一九三五年，自下學期起，無錫國專實行導師制，“葉長青先生指導史學”。一九三六年二月，任無錫國專校務主任，同年下學期導師制度改革，葉長青任二年級級任導師。一九三七年九月，因抗戰影響，無錫國專開學時僅有學生五十人。葉長青帶領師生遷往長沙，一路悉心安排。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徵得校長唐蔚芝同意後，葉長青將部分學生疏散，攜家眷歸

閩，棄教從政。

葉長青幼年失怙恃，但也得父親授業啟蒙，《先君子行述》追憶其父督促葉長青姊弟課業，“不孝書能多讀，作字屬文有義理，則喜”。早年師從吳曾祺（字翼亭），吳曾祺精於訓詁，文史兼治，對其讚賞有加，《閩方言考序》稱“吾鄉葉子俊生，年少耆學，凡有述造，必期有用於世”。一九二三年九月，陳衍（號石遺）應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邀請，擔任廈門大學國文系主任。葉長青拜入其門下，陳衍晚年得此佳徒，十分欣慰，《文字學名詞詮釋叙》稱“十餘年投老鄉井，諸子天各一方，晚乃復得吾邑葉生俊生”。師生相攜出遊，時常作詩唱和。陳衍《石遺室詩話》曾云：“余初至廈門大學，可與言詩者惟葉生俊生、龔達清。”龔達清之父即同光體詩人龔乾義，葉長青曾與其論學，也有詩唱和。後又拜唐文治為師，其《曾子輯佚》原稿第一卷即從唐文治而來。唐文治致力於經學，以理學治經，多言大義，以期有益於世風。葉長青在無錫國專期間編著《國魂集》應當是受其影響。陳衍稱“長青留心當世學人”。葉長青交遊頗廣，問業於劉通、張爾田、陳鐘凡等，學業精進。又與陳柱、馮振同門，二人為其“文字骨肉”（陳衍語）。

葉長青自少年即能詩，一九一六年的《學生雜誌》曾刊載其九首詩，此後一直詩作不斷。有《松柏長青館詩》、《長青詩草》，惜不能獲其全。詩作散見於陳衍《石遺室詩話》及《國學專刊》、《國專月刊》、《厦大通訊》等刊物。吳士鑒（字綱齋）《奉讀俊生先生松柏長青館詩率賦一絕以示懷仰》云：“礪礪貞筠郁古姿，宣文曾此啟經帷。百年庭館人三世，試誦君家掌故詩。”陳衍評價其早年詩作云：“絕去俗塵，惟過求生澀。”

其實葉長青後期詩作感時事而發，漸趨曉暢平易，又多紀亂離，風格轉為沉鬱蒼涼，偶顯調侃諷刺。

葉長青早年治學大致承清朝樸學之風，重訓詁考據，《與張孟劬先生書》自稱“文字、考據、版本、目錄等樸實之學，夙所深嗜”。陳衍以其能治文字學，曾舉薦其為廈門大學文字學教員，《送葉長青赴金陵大學教授序》又稱其“劬樸學，勤述作，駸駸於古”。這段時期的著作有《閩方言考》、《版本學》、《文字學名詞詮釋》。

葉長青勤於學問，年歲既長，又與師友交遊，自知往日治學之偏失。早年在廈門大學時曾創辦國學專刊社，自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十月，共編輯出版了四期《國學專刊》。《國學專刊》第一卷第四期載《張孟劬先生與葉長青社長書》，張爾田認為《國學專刊》“以考據為歸，吾則以為考據者，所以為學之具，而未可以即以此為學也”，葉長青回信稱：“敝刊對於國學，指在兼包，不域一類，凡屬範圍，無不揭櫫。至刊考據之作，乃偶示學者以譚討之方，正如來示所云‘所以為學之具’，非即以此為學也。六藝諸子，自向、歆校錄以還，劉氏知幾、章氏實齋於學術流別稍有窺見。”考據純為漢學，章學誠不滿於乾嘉學術，似傾向宋學，但又推重三代、周公而輕孔子，又似古文經一派。其治學門徑實已兼括今古文、漢宋學。至此，葉長青治學領域漸寬，有意於探究學術源流。

葉長青初任無錫國專教授時，主講韻文、《文心雕龍》、《詩品》，著作《文心雕龍雜記》、《鍾嶸詩品集釋》。自一九三五年下學期起，無錫國專實行導師制，開始指導史學，有專著《文史通義注》、《漢書藝文志問答》。

此外，葉長青還有單篇論著，依發表次序為《閩侯方言考

證》、《論閩音》、《閩本考》、《中國之對待字》、《中國之隱語》、《論版本學與校勘學之關係》、《十五年來之校讎學》、《二十年來中國之校雠學》、《漢書藝文志四論》、《洪水以前之中國文明》、《無盡藏室詩錄》、《長青隨筆》、《陳石遺先生傳》。又編撰《石遺室叢書》書目提要，補訂《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等。還補輯並注《曾子輯佚》，惜因戰亂未能完成。

三

葉長青《問答》自序稱研習《漢志》頗歷年所，《漢書藝文志四論》於一九二六年發表在《學術世界》第二卷第一期，早於《問答》，可看做後者的綱領。《漢書藝文志四論》第一條提出原史，稱“《漢志》各略皆出於史”，明學術之源流。此處的“史”即指史官。以《六藝略》為例，“《易象》、《春秋》掌於太史，史爲書，《風詩》采於輶軒，《魯頌》作於史克，《祈招》聞於倚相，伯夷典《禮》，萇弘明《樂》，史佚教子以《爾雅》”。葉長青以爲史官先掌文字，後司記載，繼而司徵藏，是後世學術皆源於史官。《問答》云：“夫七略並列，而非並重，所以具源流本末，縱而非橫也。”《問答》自序云：“七略先後之條理，從源以及流也，求其先後之故，而向、歆一家之言以立。”因此六略雖然皆出於史官，但本身又有源與流之分，從六略的先後順序可以得知，當以《六藝略》爲源，其餘諸略爲流。

《問答》對六略排列順序的探討及《詩賦略》的命名緣由，皆出於這一觀點。《問答》云：“班氏何爲次《諸子》於《六藝》之後？答：《莊子》曰：‘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蓋九流之學，微言存焉。班氏次《諸

子》於《六藝》，其以此歟？”又如《詩賦略》命名先詩後賦，《問答》云：“賦者，古詩之流，以源流言，故先詩後賦，而詩賦名略也。”

其實六藝本出於三代王官之學，傳的是三代的精神。章學誠《校讎通義》云：“六經之文，皆周公之舊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爲憲章。”漢世復立五經於官學，也有意於此。《七略》首《六藝》而後《諸子》，《漢志》沿襲，後世演爲四部，源流已然明晰。《漢志》云：“戰國從橫，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序》謂：“此排擯百家之言也。”又云：“故六藝不言真僞，而諸子往往言依託，非古矣。”顧實以爲《漢書》是漢朝官書，自然只是“漢氏一政府之說”，有意貶劉、班而抬升諸子，不免有追隨時流的傾向。

葉長青治學往往有所創立，早年《國學專刊》發表《宣言》云：“正音不作，國聞陵夷”，稱學者有開來、繼往、救亡三大責，即與新學格格不入。又《問答》云：“諸子之分，由於道術之裂，往而不返，亦足悲矣。”這一觀點在當時諸子學興起的學術背景下尤爲難得。他對詩賦的看法尤可見其對上古精神的追求。詩賦源於《詩》，但班固別立一略，葉長青引班固《兩都賦序》曰：“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民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又云：“詩賦者，所以表國華而觀風俗，猶《六藝》之有《三百篇》也。”

葉長青雖好古，也知“學術有正變，時代有先後”，不能以今人的標準苛責古人。班固謂諸子爲六經之支與流裔，承劉向、劉歆之說。《問答》云：“問：《莊子·天下》、《荀子·非十

二子》、《韓非·顯學》、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及《淮南·要略》，泛論諸家，要爲允當。《七略》首《六藝》而後諸家，此重儒之過，而後世學術不公不明之所由，宜重爲釐定者也。答：莊、荀諸家，當漢武尚未崇儒之前，故得平論諸家，犁然有當。向、歆值崇儒之後，身爲宗室，又爲儒者，不崇儒是反功令而自小其道也。故《七略》之先《六藝》而後諸家，固爲後世學術不公不明之由，在今日議之則可，在當日議之則不可，所謂立言各有攸當也。”“立言各有攸當”語出章學誠《文史通義》，謂天下之言各有得當之處，可見其相容並濟之意。其實在葉長青看來，上古道術未離，“道失而後天下有術”，諸子始興。孔子刪述六經，自成一家之言，亦爲百家、九流之一。此外，《漢志》載錄讖緯之書，封禪入《六藝略》禮類也出於同樣的理由。

《問答》依《漢志》分序與六略七部分，名之“問答”者，取孔子與弟子問答探討道德學術之意。葉長青尊敬前人著述，不輕易懷疑，對年代久遠的古書如此，《問答》云：“問：或謂《左氏》載智伯之亡，《公羊》引子沈子之說，《穀梁》引《尸子》，其人皆在丘明、公、穀後，不應預爲引據，疑《三傳》非自作也。其說審否？答：《管子》述管子後事，《商子》稱秦孝公，《莊子》記莊子之死，《韓非》載李斯《駁議》，此乃傳其學者所增益，古書多有，不足爲怪。若執一二事以疑全書，無可讀之書矣。”對劉向、劉歆父子及班固也是如此。《問答》云：“班氏之時已不知何世，吾輩後班氏二千年，何必強作解人乎？”然而前人著述存疑之處，也不可不一審，“約求則得，實指則鑿，知所要矣”。

《漢志》著錄體例，班固有出、入、省之說，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云：“書爲劉氏兩裁者，班氏從而省去之也。夫一

人著述，扼其宗旨，錄之於此，復可錄之於彼，是不妨重複互見。苟於全書之內，又是自成一類，更不妨裁篇別出。蓋不如此則學術流別無由發明。”葉長青也多有闡發。《漢志》六藝一百三家，“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問答》云：“出十一篇者，或曰《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家省《太史公》四篇，疑不然也。班氏出入之例，謂出此人彼也。‘省’有省重與省之別，省重，省其重出；省，直省去耳。則十一篇者，尚在不可知之數也。”依其意，出、入既為出此人彼，則只是調整歸類，《漢志》中當有載錄，但今《漢志》無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太史公》四篇既不知篇目，則不知為省重出於《史記》百三十篇者或直省去。如此則十一篇之書確乎為尚不可知者。

《問答》一書，探討《六藝略》、《諸子略》用墨較多，其餘《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則較為簡省。於《六藝略》，先後問稱傳為經始於何時，《易》、《尚書》、《毛詩》經傳何時合一，《春秋三傳》經傳分合之情形，又稱《論語》、《孝經》、《爾雅》皆為《六藝》之傳記，重在辨明源流。葉長青以為漢儒治經重師承，依據《史記》和《漢書》作五經傳授表，《易》今古文相同，《書》分孔子古文《尚書》、漆書古文《尚書》和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三家，《詩》分魯、齊、韓、毛詩四家，《禮》分《儀禮》、《周禮》二家，《春秋》分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條理明晰，一目了然。《諸子略》著錄紛繁龐雜，班氏多有言不知何氏及依託者。故葉長青於《諸子略》先疏理班氏之前的相關諸子論述，稱“《孟子》《公孫丑》、《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滕文公》，《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解蔽》，《尸子·廣澤》，《韓非子·顯學》，

《呂氏春秋·不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及《淮南子·要略》，皆有所論列”，又將此七家所論諸子一列出，與《漢志》對比。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評論陰陽家、墨者、法家、名家、道家、儒家之得失，一併以問答形式附於六家之末。此外，還多考證人物及班氏載錄次序。其餘四略，《詩賦略》重在討論分類，繼承源於《詩經》傳統的詩賦政教風化之用；《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之書，亡佚既多，後人難解其義，遂重在闡釋書名意義。

四

《問答》一書，所見共有五種版本。

最先分八期連載在《國專月刊》。一九三六年第四卷第一號開始刊載《問答》正文，篇名《漢書藝文志問答》，載至《六藝略》“漢書今文《禮》傳授如何”，共二十一頁。同年第四卷第二號刊載《漢書藝文志問答一續》，載至《諸子略》“《莊助》四篇，而《詩賦略》則作嚴助，何故”，共二十六頁。同年第四卷第三號刊載《漢書藝文志問答二續》，載至《諸子略》農家，共十六頁。同年第四卷第四號刊載《漢書藝文志問答三續》，載至《數術略》蓍龜類，共十六頁。一九三七年第四卷第五號刊載《漢書藝文志問答四續》，載至《本志著錄各書作者姓名邑里時代存佚表》“杜林《倉頡故》”，共二十二頁，附語“本稿未完”。一九三七年第五卷第一號刊載《漢書藝文志問答續》，《本志著錄各書作者姓名邑里時代存佚表》刊載完全，共三十一。一九三七年第五卷第三號刊載《漢書藝文志問答又補》，共六頁。至此，《問答》正文全本連載結束。曾克耑曾為《問答》作序，刊於《國專月刊》一九三七年第五卷第二號，緊

隨其下爲葉長青《自序》。此可稱之爲“月刊本”。

大約爲方便無錫國專師生閱讀或師友交流,《問答》正式出版前曾有自印本。此本編印十分簡單,沒有發行者及版權,僅將曾《序》和《自序》置於書首,正文部分悉依《國專月刊》的連載次序排版,內容並無二致。此本爲十六開本,較一般書本爲大。封面有陳三立(號散原)題簽,按《自序》題款云:“中華民國廿六年一月葉長青於無錫寄廬”,陳三立卒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實在是極爲難得的機緣。此可稱之爲“大開本”。

一九四零年十月,《問答》由正中書局正式出版,爲《國學叢刊》之一。封面、封底署爲“葉長清編著”。此次出版相較於大開本改動較大,書首無陳三立題簽,亦無曾《序》。書本正文內容也作出了極大調整。增加了《漢志》原文。自一九三六年第四卷第一號至一九三七年第五卷第一號發表的正文基本順序不變。第四卷第五號《漢書藝文志問答四續》中名爲《漢書藝文志問答補》的部分,及第五卷第三號《漢書藝文志問答又補》,依內容分散列入《漢志》序和六略的問答。還增刪了部分問答,如五經的授受源流,因爲有五經傳授表明示,此次出版便刪除了敘述授受源流的文字。此外,字、詞、句也有改變,細微之處多有不同。此可稱之爲“正中本”。

一九六九年,《問答》由臺灣正中書局重印出版,列入《國學萃編》中,內容與一九四零年十月正中書局初版本相同,仍沒有曾《序》,但改稱“正中書局編審委員會編著”,《自序》題款亦稱“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正中書局編委會”,且有明顯的涂改痕跡。林慶彰《圖書文獻學研究論集》中有《當代僞書問題》一篇專文解釋此種現象,稱“當代作僞書的伎倆甚多”,

改變作者即其中一項。改變作者的第二種情況是“用‘本局編輯部’名義出版”，舉例說，“《漢書藝文志問答》（葉長青），正中書局重印時，改題作者為‘正中書局編審委員會’”。又稱“當代偽書的形成，大部分因為政治因素阻擾了書籍的市場供應”，當為合理解釋。此可稱之為“臺灣重印本”。

二〇〇八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纂《〈漢書〉研究文獻輯刊》，全十冊，其中第十冊第三一一至五一八頁為葉長青《漢書藝文志問答》，出版說明據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零）正中書局刊本影印。此可稱之為“國圖影印本”。

此次整理，以正中本為底本，而以大開本校校。

彭丹華

二〇一〇年夏初校，二〇一四年秋改定

曾 序^①

吾國論學之書，若《莊子·天下篇》，若《淮南要略》，若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旨》，皆有其獨至處。然或偏於所學，或語焉不詳，未足極分別部居即源窮流之事也。獨孟堅繼父業爲《漢書》，號翔實，而《藝文》一志，尤六藝之鈐健^②，百家之橐籥，漢以來學者無異議。而自宋王伯厚爲之《考證》，歷七百年而清姚振宗始爲之《條理》，豈訓示講貫之爲難哉！非識足以通其要，學足以窺其藩，則無由爲之疎通證明。吾子葉子長青講學吳下，獨毅然爲之問答，以開示始學，而發正拾補王、姚所不及者數十事，斯尤吾所嗟嘆以爲不可幾及者也。葉子幼學，著述不倦，古今論學之書，若《文心雕龍》，若《詩品》，若《文史通義》，皆有所論疏，以啓後學，而於斯《志》用力尤勤。吾鄉論實學者，自左海陳氏父子以還，惟吾師石遺先生承其緒，文質兼綜，其傳益大。所著《要籍解題》，斟酌古今，學子資以津逮。若梁子衆異、黃子秋岳，既以歌詩流聲矣。實學之傳之在吾鄉者，舍葉子其奚屬？獨余役塵瑱^③，曾不得少暇以治學，以期有所樹立，序葉子之書，乃不知愧恨之無極也。

民國廿六年元月閩侯曾克崙。

① 曾序，據大開本及月刊本補。

② “健”字誤，當作“鍵”。

③ “瑱”字誤，當作“瑱”，同“埃”。

自序

問答之體，何自昉乎？虞廷敷對，其事尚矣！《論語》紀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其討論道德學術之朔乎？孔子歿，微言絕，發微考旨，厥有公、穀。降及荀、屈、揚^①、馬，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被於辭賦矣。余從事《漢書·藝文志》頗歷年所，王應麟《考證》號稱博覽，然存佚甚寡，譬牛蹄之涔；鄭樵以後，惟清章學誠有志於發凡起例，惜乎皆有所偏蔽也。近山陰姚振宗，治各史藝文志^②數十年，自謂班氏之《志》，一篇之中，各有章段，不善讀者，莫不以爲亂雜。其實部居井然，皆有條理，因成《條理》八卷，無遺力矣。夫一篇章段之條理，流之支也。七略先後之條理，從源以及流也，求其先後之故，而向、歆一家之言以立。稽合前乎向、歆或與向、歆並世者，求其不同之揆，而向、歆之利弊以呈，此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考班氏之改作而究其用心，抑其次也。至一篇章段之條理，瞭然於時代^③之詮次，其母略可知。然劉、班著錄，有不審其爲何世何帝之作矣。生二千載後，欲審劉、班之所審，已不大易，況其所不審哉！約求則得，實指則鑿，知所要矣。本書末附《本志著錄各書作者姓名邑里時代存佚表》，所列時代先後，即具條理之意。如《孝經》一門，自古孔氏至后氏說，乃春秋迄宣、元時，爲一類。雜傳至五經雜議，乃戰國迄漢宣時，又爲一類。《爾雅》至古今字，乃周初迄秦後，又爲一類。《弟子職》及說乃春秋時，又爲一類是也。今本志著錄各書，百不存一，其書之

① “揚”，大開本作“楊”。

② “藝文志”，大開本缺“藝”字。

③ “於時代”，大開本誤倒作“時於代”。

内容既不可知，又何由驗其條理？至著者時代，今尚多可考，以其排列先後定其條理，豈不較為有據？此語未結^①人道，姚氏復起，當引為知言。^②孫德謙之《劉向校讎學纂微》，意欲求深，淺薄實甚。其《漢書藝文志舉例》同出一轍。尋歆繼向作，班述歆為，班所改作必有注語，其所未注，歆舊可知。述向遺歆，已云未當，以固統歆，倒顛實甚。且《班志》十九本於二劉，例之可舉者甚廛，既有《纂微》之作，何不廣以歆《略》乎！若葉氏之書^③，假問答之體，發劉、班之微，聿昭綱要，略厥細目，亦以省讀者之力，收事半之效。至漢代目錄之書，共有五種。讖緯群籍，頗儲中祕。“史記”之稱，見於《漢武榮碑》。百三十四篇之目，詳於《隋·經籍志》。《別字》非方言之謂。詩賦區五種之由。釋王國維之三疑，見《漢書藝文志舉例跋》。祛鄭、章、姚之群惑，斯則有異於前談，頗云一得。雖不必盡闡弘旨，倘亦治是《志》者所樂聞歟！

中華民國廿六年一月葉長青於無錫寄廬^④。

① “結”字誤，疑當作“經”。

② 此段注文大開本無。

③ “葉氏之書”，臺灣重印本改作“本局本書”。

④ “中華民國廿六年一月葉長青於無錫寄廬”，臺灣重印本改作“中華民國廿六年三月正中書局編委會”。